

你会喜欢一个男生很久吗？

我喜欢了男朋友很多很多年，我们三周年纪念日，他却约了前女友去我订好的餐厅吃饭，而我待在家里，一个人等到半夜。

茶几上放着一个蛋糕，是我昨天特意开车去订的。

我等到半夜，一直到奶油融化，蛋糕变得软塌塌的，一片狼藉的时候，江言终于回来了。

他身上带着淡淡的烟草味，一脸疲倦地走过来，伸手想要抱住我。

我躲开了这个拥抱，在他愕然的目光中平静地看着他。

「江言，我们分手吧。」

1

把时间倒回三年前，我可能做梦也想不到，分手这两个字，是我跟江言提的。

那时候，我已经喜欢了他整整五年，漫长无结果的暗恋快要把我逼入绝境时，江言忽然对我表白了。

其实也算不得表白。

他只是在我又一次买了宵夜送到他楼下时，摸了摸我的头，然后低头吻住我。

我站在原地，浑身僵住，心脏狂跳。

江言吻了我很久，然后贴着嘴唇问我：「要不要试试？」

「好。」

我是没法拒绝他的，他向来很清楚这一点。

在一起后的第二个月，我才知道，他选我，是因为他的白月光罗娇订婚了。

江言和我是高中同学。

高二那年，因为文理分科，他拆班来到我们班，被老师安排做了我同桌。

他朝我走过来的时候，我还趴在桌上默写课文。

直到一道身影挡住阳光，我下意识抬起头，对上一张唇角微勾的笑脸：「嗨，让我过一下？」

他好高，这是我的第一反应。

其实江言长得很好看。

皮肤冷白，眉眼轮廓深邃，睫毛又长又密，高一时就听说过有学姐给他递情书。

他刚成为我同桌的第二个星期，就有人拜托我把一整盒巧克力放进他抽屉。

那时我成绩平平，长相平平，唯一称得上优点的就是运动能力。

每年的校运动会上，3000 米长跑一定是属于我的项目。

我训练的时候，江言就坐在场边坐着，低头在本子上画画。

等我气喘吁吁地跑完，他一脸惊奇地凑过来问我：「唐敏，你怎么这么能跑？」

我双手撑着膝盖，缓了半天才回答他：「减肥。」

是的，减肥。

中考完那个暑假，我顶着烈日每天长跑五公里，终于在高中开学那天瘦到了正常人的体重。

就像开学以后，我必须非常刻苦地听讲和刷题，才能把名次保持在班级中上游。

在我漫长的人生里，上天从未优待过我。

可江言不一样。

他其实听课并不认真，发下来的习题册也是在交上去前才扯过我的一通乱抄。

哪怕是这样，他的成绩还是比我优秀。

至于我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喜欢江言，大概是在高考完的同学聚会上。

KTV 里灯光昏暗，我喝了半杯啤酒就头晕目眩，摇摇晃晃地去天台吹风时，才发现江言站在那里抽烟。

他迎着我愕然的目光笑道：「我们已经毕业了，唐敏，这下你可管不了我了。」

夜色迷蒙，天台上只有一盏昏暗的吊灯。

他在灯光下翘起唇角，眼神带着一种少年特有的孩子气和狡黠。

我发现自己的心脏在狂乱地跳动，有颗不知道什么时候埋进心底的种子，在这一刻破土而出。

高考成绩很快出来，我超常发挥，挤进了年级前百，报了与江言同城的一所理工科大学，并被顺利录取。

那是我按部就班的人生中，第一次不加思量做出的冲动决定。

大学的军训格外严格，结束后我不但瘦了一大圈，人也晒黑了许多。

阅兵仪式结束那天下午，我坐地铁去了江言的学校，想找他一起吃饭，却在他们学校南门口，看到他在和一个女生接吻。

那姑娘穿了条短短的碎花吊带裙，扎着双马尾，皮肤白得几近透明，好像完全没受到军训暴晒的影响。

光有多耀眼，她就有多耀眼。

我几乎是仓皇失措地逃离了那里。

那个姑娘，就是罗娇。

2

有时候，上天的偏爱毫无道理。

比如明明是我先认识江言，但罗娇只用了二十天，就成为他心底最珍而重之的白月光，一直到之后的很多年。

比如世界上有罗娇这种，家境外貌性格都格外优越的女生；也有我这种平平无奇，丢进人群就再也找不到的普通人。

其实我一直没搞懂江言和罗娇之间的纠葛，他们好像分分合合了无数次，每一次，我以为自己终于有希望的时候，他们又复合了。

大二那年，我开始学化妆，靠兼职买了一整套化妆品，很久才学会遮掩自己五官上的缺陷。

我提前约了江言，要和他一起去迪士尼。

那天我起了个大早，对着镜子小心翼翼地化了很久的妆，想让自己变得更好看一些。

等打车到了地铁站，才发现那里站着两个人。

江言和罗娇。

罗娇笑咪咪地说：

「别介意呀，我们现在只是普通朋友。正好我也想去迪士尼很久了，就和你们一起啦——你不会介意吧？」

我迟滞地摇了摇头，看着她那张天生丽质的小脸凑近我，从我脸上摘下什么东西：

「姐姐，你的亮片掉在脸上了。」

一整天，我跟在他们后面，帮罗娇拿着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。

她是个很活泼的小姑娘，在店里买了很多迪士尼的周边，头上戴着星黛露的发箍，扯着江言到处帮她拍照。

从创极速光轮上下来，罗娇买了一只很贵的米奇甜筒，又转头问我要不要。

「不用了，我不太喜欢甜食。」

其实是因为很贵。

我兼职一星期的钱才够一张周末的门票，几十块的冰淇淋对我来说已经超支。

罗娇不以为意地点点头，走了。

花车游行马上开始，她要提前过去占位置。

我垂下眼，片刻后正要跟过去，一只米奇甜筒忽然被递到我面前。

顺着那只修长好看的手往上，我看到江言明澈的眼睛。

他用另一只手揉了揉我发顶：「拿着吧。出来玩就开心一点。」

那只甜筒我吃了很久，直到它在我手上狼狈地融化。

晚上烟火表演，音乐放到最高潮的时候，罗娇忽然转过头，搂着江言的脖子亲了上去。

江言没有推开她。

我站在旁边，觉得自己好像丧失了呼吸和语言能力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们终于结束亲吻。

罗娇转过头来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我，说：「对不起啊，情不自禁。」

我学着化妆，学着打游戏，学着了解并不熟悉的香水和耳机牌子，鼓足勇气约江言去迪士尼，试图进入他那个丰富多彩的世界，离他再近一点。

而她只用四个字就打败了我。

情难自禁。

3

我在回忆里沉浸得有点久了，等回过神，才发现面前的江言神情仓皇无措。

「唐敏，我不是故意晚回来，是公司加班……」

他的解释，在看到手机屏幕上短信内容的那一刻，骤然收声。

我揉了揉眉心，有些疲倦地说：

「我在那家餐厅请客户吃过饭，所以顺道办了会员。你跟罗娇吃饭，用的是我定的位子，他们自动给我发短信了。」

那是家很难订到位置的餐厅，所以我特意提前打了电话。

结果临下班前，江言忽然发来消息，说公司要加班，没法去吃饭了。

那会儿我在开会，就把排号的二维码给了他，让他帮忙取消一下预订的位子。

两小时后，我拎着蛋糕回家，就收到了这条短信。

我看着江言，那张好看的脸上，一点一点浮现出一种灰败的绝望。

他伸手抓住了我的手腕，我没甩开，他苍白的嘴唇终于有了点血色。

「我可以解释，小敏，我可以解释……」

我摇了摇头：「没必要，江言。这不怪你，有些事我其实早就知道，也是自己不肯死心。」

在等江言回家的这几个小时里，我重新回想了一遍过去的事。

才发觉，如果不是那么固执地追着江言不肯放手，大概我会比现在过得更好。

当初也不是没人喜欢我。大三那年，有个同专业正在读研的学长跟我表白。

但那时我陷在对江言无望的单恋里，始终没有答应他。

一直到上个月，在新项目的合作里，我意外和学长重逢。

会议结束，他跟我感慨：「唐敏，你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。」

我笑了笑：「是吗？」

其实我知道。

三年的社会磨砺让我飞速成长。

有时候，我注视着镜子里那张妆容精致的脸，想到当初被罗娇摘下来的劣质亮片，会有一瞬间的恍惚。

「我不分手。小敏，我不答应分手。」

我回过神，看到江言固执的眼神。

其实他是个有点孩子气的人。我们在一起后，江言经常带着我打各种游戏。

我在这种事情上是没什么天赋的，常常握着手柄一通乱按。

这时候江言就会俯下身，从背后搂着我，接过我手里的手柄，一通行云流水的操作。

夏天穿得轻薄，我后背贴着他温热的胸膛，不知不觉中，就放下手柄，一起滚到了身后的床上。

我很喜欢和江言逛超市，这种生活化的场景，会让我有种和他白头偕老的错觉。

每次我推着车在生鲜区挑选食材的时候，江言总会莫名失踪，又在几分钟后莫名出现，把两盒 TT 丢进车里。

他还会凑到我耳边小声说：「听说是新出的味道，晚上试试。」

然后看着我微红的脸，少年般得意地笑。

很早之前我就想过和江言结婚，但每次提起，江言就会笑着岔开话题。

久而久之，我也就不问了。

直到两个月前，偶尔和大学同学聊天时，得知罗娇一直没有结婚，我才恍然大悟。

原来他和我在一起，不过是为了让等待罗娇回头的这几年，好过一点。

我从江言手里抽出我的手，站起身，把刚才收拾好的行李箱拖过来。

他脸色惨白地看着我：「小敏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……」

我忍着心底漫上的隐痛，淡淡道：

「我知道你可能一时很难接受，但我想先搬出去一段时间，你也习惯一下。」

「我习惯不了——」

我拖着箱子往玄关走，江言一路追过来。

打开房门，学长正站在门外，冲江言温和微笑：「不好意思，我来帮唐敏搬家。」

4

学长很自然地从我手里接过行李箱。

我从口袋里拿出钥匙，轻轻放在鞋柜上，要抽走时却被江言一把覆盖住。

他看着我和身后的学长，眼睛里是清晰可见的绝望和痛楚。

这样的眼神，从前看着他和罗娇在一起时，大概在我眼中出现了无数次，可是都被自尊铸成的沉默掩盖了。

在喜欢他这件事上，我已经够没尊严的了，不能再把自己的最后一丝体面也双手奉上。

我用力把自己的手抽出来，然后安抚地拍拍他的手，宽容地说：

「江言，你自由了。」

江言抿着嘴唇，艰涩地摇了摇头。

学长轻松地说：「唐敏，我们走吧。」

「有些今晚不方便带走的东西，周末我再找搬家公司过来搬。」

我强迫自己忽视江言难看的神色，把话讲明白，转身跟着学长往外走。

江言一路追到电梯口，用几近哀求的口吻说：「小敏，你等等，我们再谈谈——」

「没什么好谈的。」

学长忽然转过身，一手撑着墙壁，把我护在身后，微笑地看向江言：

「你和唐敏已经分手了，好聚好散吧。」

江言的目光一顿，看向学长时，忽然多了几分利刃出鞘般的冷冽和锋锐。

他冷冷地问：「你是谁？」

学长依旧笑得温和且从容：「我是唐敏的学长，我叫林深。」

江言发沉的眼神转向我：「你和他在一起了？」

我垂下眼睛，片刻后又抬起，静静地看着他：

「江言，我们好歹在一起三年，不要把我想象的和你一样齷齪。」

这句话说完，他眼底最后一丝光也熄灭下去。

我没再说话，跟着林深一起走进了电梯。

作为大我三届的学长，林深的性格很是成熟稳重。

他什么都没问，只是开车把我送到了他朋友空置的房子里，又很体贴地跟我告别：

「不早了，你先休息吧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打电话给我。」

谢过林深，我简单洗了个澡就躺在床上，却毫无睡意。

离开江言，我发现自己的心情竟然意外地平静。

或许在更早之前，发现他发微信时会刻意避开我的目光，或者明白他一直在等罗娇回头之后，我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照常去公司上班，却被江言堵在园区门口。

行色匆匆的路人投来好奇的目光，我沉默片刻，还是主动扣住他的手腕，把江言拉到了一旁的树下。

「江言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呢？」我皱着眉头看向他，「马上到九点，我该上班了。」

「我不想和你分手。」他反手牢牢抓住我，覆盖在我手背的指尖一片冰凉，眼神格外固执，「至少你要听我解释……我和罗娇是清白的。」

我有一瞬间的晃神。

跟江言在一起的时候，不管什么季节，他的手总是一片冰凉。

之前我还催他去看中医，据说是什么寒气入体，需要针灸调理。

江言死活不肯，我只好作罢。

冬天冷，他总是追着把手塞进我口袋，甚至从衣服下摆伸进去，贴着我的腰。

有时候瞪他，他就会摆出一副无辜的表情，委屈地说冷。

我总是会妥协。

这些过去我自以为温馨甜蜜的细节，在恋爱的真相被赤裸裸揭开后，都变成了刺向我的利刃。

因为这一刻，我忽然想起来。

大概是五年前的一个冬天，我出门打工，在学校附近的商业街偶遇江言和罗娇。

那天是圣诞节，上海也飘着小雪。

江言把冻得通红的指尖贴到罗娇脸上，立刻被她用力拍掉。

他站在原地，微微愣了一下，却又很快叹息着揽上她的肩膀：
「好吧，我也舍不得你冻着。」

这大概就是真爱和将就的区别吧。

从记忆中回过神，我扯着唇角淡淡笑了一下：

「好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，但我真的要上班了——江言，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我要靠工作养活自己的。」

5

我们毕业那年，江言爸爸的公司出了点问题，资金链断裂，濒临破产。

罗娇很果断地提了分手：

「江言，不是我不喜欢你，而是你爸破产后，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，你明白吗？」

她走得很干脆利落，江言喝得半醉，给我打电话说他饿了。

我顺手披了件外套，像以前很多次那样买了宵夜送到他楼下，然后就被他低头吻住。

后来，江言的爸爸四处拉融资，又用尽人脉累积接了两个新的大型项目，硬生生撑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光。

再然后，江言顺理成章进了他爸的公司，开始着手处理一些项目。

江言的工作能力很出色，他爸也说过，等江言结婚后，就逐渐把公司交给他管理。

如今的江言，大概终于能配得上罗娇了吧？

江言嘴唇微微颤抖着，像是要说什么，可最终什么话也没说出来，只是颓然地垂下了手。

「唐敏。」

林深温和的声音忽然在身后响起，下一秒，他走到我身边，很自然地揽住我肩膀：

「该进去了，我给你带了早饭。」

我没再看江言受伤的眼神，头也不回地进了公司园区。

拐过第一个路口，林深立刻松开了我的肩膀：

「好了，没有占你便宜的意思，只是权宜之计。不过唐敏，以后我可以开车送你上班的。我住的小区，离你只有 300 米。」

「不用，我坐地铁就很好。」我礼貌拒绝，又很快补充了一句，「等下我把房租转给你，还要麻烦学长帮我付给你朋友。」

昨天晚上收到餐厅发来的短信时，林深也正好打来了电话。

我犹豫片刻，还是问了他一句，能不能来帮我搬个家。

林深很爽快地答应了，还主动提出，可以把他朋友空置不用的房子，短暂地租给我几个月。

我很感激林深，琢磨着周末请他吃顿饭。

至于别的方面，能自己解决的，还是尽量不要麻烦他了。

我打算得很好，结果几天后的早上，外面下起暴雨。

我撑着伞小心翼翼地走到小区门口时，一辆熟悉的黑色轿车缓缓停在我面前。

车窗摇下，露出林深好看的脸：「上车。」

我收了伞，干脆利落地拉开车门坐了上去。

林深笑着说：「我还以为你会又一次拒绝我呢。」

我一边扣安全带一边笑：「我倒也没有那么不识好歹。」

「帮你带了早餐，在抽屉里，趁热吃。」

林深对我很好，是那种恪守礼貌，但又有着鲜明偏爱的好。

以至于早上他把我送到公司楼门口时，刚好撞见的前台小姐姐还偷偷问我：「唐敏，你和林工有情况啊？」

我笑着否认：「只是凑巧住得近，外面又下雨，他捎我一程而已。」

中午，我因为改一个 bug 多在办公室留了一会儿。

她又一次进来找我，眼神有些奇怪：「唐敏，外面有人找你。」

出去才发现，站在外面的人是江言。

手里拎着一个双层便当盒，站在两步之外，静静地看着我。

阳光穿过一侧的玻璃窗照进来，把他那张本就好看的脸照得轮廓深邃，格外精致。

岁月总是格外优待江言的。

这三年，我在繁重的工作中飞速成长，也因此疲惫与老气丛生。

而他身上蓬勃的少年气，一如当初令我心动的模样。

我把江言带到了茶水室的小隔间里，皱眉问他：「你来干什么？」

他把手里的饭盒轻轻放在桌上：「之前你不是说公司食堂的饭不太好吃吗？我做了你喜欢的菜。」

目光扫过去，江言停在饭盒的修长手指上有两道清晰的红痕，像是烫伤后留下的。

他一直不太会做饭。

之前，拿微波炉热个炒饭，或者帮加班回家的我煮个番茄鸡蛋面，已经是他的极限了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：「江言……我们已经分手了，分手你明白吗？你本来就不喜欢我，又为什么要演这么一出呢——」

大学时他故意用我刺激罗娇的记忆涌上来，心头一阵尖锐的刺痛，迫使我猛地收紧垂在身侧的手。

江言往前跨了一步，低下头，抵着嘴唇看向我，

「你就当我现在，重新开始追求你，可以吗？」

我摇摇头。

他眼神暗了暗，脸色发白。

我不明白。

既然罗娇已经回来了，他为什么还要继续缠着我不放呢？

6

最后江言还是强行留下饭盒走了。

我站在房间里，沉默片刻后，还是坐下来，把午饭吃了。

说实话，并不太好吃。

江言的厨艺，不可能在我离开后的短短几天内突飞猛进，口蘑炒得焦了，甚至还忘了放盐。

收拾完饭盒回到办公桌前，我看到江言发来的消息：「好吃吗？有哪里不符合你的口味，我下次再改进。」

语气里透着一股小心翼翼。

「不好吃，下次也不要再送了。」我一点余地都没留。

江言没有立刻回复我，许久之后才发来一个可爱的猫咪表情包，结束了这段对话。

我们之间的状态和语气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竟然完全颠倒过来。

第二天中午，他又拎着新的饭盒出现在我们公司门口。

我顶着同事好奇的目光把他拉进茶水间，反手锁上门，冷冷地看着他：

「江言，你这么做没有意义的。」

他的手停在半空，颤了一下，满脸颓然地看着我：「小敏，你真的不喜欢我了吗？」

我说不出话来。

他勉强勾了下唇角，把饭盒放在桌子上，又从我手中拿走被我洗干净的另一份：

「那我走了。明天想吃什么，可以发消息告诉我。」

第二天，因为项目的阶段验收，林深来了趟我们公司，一直忙到中午下班才告一段落。

他笑着说：「我们一起吃个午饭，下午再继续吧？」

我欣然同意，结果出门的时候，正好在门口撞见江言。

看到与我并肩的林深的那一刻，他脸上的血色褪去，成了一片苍白。

我收回目光，默默地垂下眼，肩上却传来一股温热又轻巧的力道。

是林深……揽住了我的肩膀。

一直到我们走进电梯，彻底离开江言的视线后，他也没有松手，反倒在这寂静的空间内淡淡开口：「有些人总是在意识到自己真的失去后，才开始后悔。但这种后悔，不一定是因为真的喜欢，仅仅只是不甘心而已。」

我转头看着他：「你说的是江言吗？」

林深沉默了两秒，然后坦然承认：「是。」

「学长，你好像……不是很喜欢他？」

「当初他来学校里找你的时候，我遇见过你们。那么大的太阳，你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他连个笑脸都没有。」

他说着，忽然侧过身来，把我的碎发别到耳后，慢条斯理地说：

「唐敏，四年前我就跟你表白过。他那样对你，你觉得我还会对他有好感吗？」

因为林深骤然低下头的缘故，我与他的距离被拉得很近。

温热的气息在呼吸间传递，带着令人心安的木质香调。

我抿了抿嘴唇，正要开口，耳边忽然传来「叮」的一声。

电梯到一楼了。

林深轻轻叹了口气，眼睛里多了几分遗憾的神色，但仍然礼貌地站直了身子：

「算了……我们走吧。」

我们回去的时候，江言已经不见了。

手机上也没有他发来的消息。

这个人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我的生活里。

过了段时间，我偶尔听曾经的高中同学宁薇说起，江言家公司的新项目出了点问题，他加班加点，在罗娇的帮助下，终于解决了。

江言的爸爸也对她很满意，正在考虑两家订婚的事。

我盯着屏幕上的消息，一时失神。

直到宁薇接连发来好几个表情包，又小心翼翼地问我：「唐敏，你没事吧？」

我才回过神来：「没事，刚拿充电器去了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毕竟大学的时候，江言就策划过怎么跟罗娇求婚了。」

「可是……你不难过吗？我记得一个月前，你还和江言在一起的吧？」

手指在屏幕上剧烈地颤了一下，我垂下眼，回复：「哦，我们已经分手一段时间了。」

大概是察觉到气氛微妙，宁薇飞快地岔开了话题，说下周末有一场高中同学聚会，邀请了所有目前正在上海的同窗，问我要

不要去。

「可以带家属哦。」

起先我还没把这句提醒当回事，直到聚会当天早上，宁薇忽然告诉我，罗娇可能要跟着江言一起过来。

我咬着嘴唇，原本想直接跟她说我不去了。

可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林深按响了我家的门铃。

出于某种微妙的心理，我在开门的瞬间把手机揣进口袋里，仰起头问他：「学长，你今天有空吗？」

7

林深很爽快地答应了陪我去同学聚会，甚至回家换了身看起来更正式的衣服。

到酒店的包间门口时，他步履微微一顿，忽然偏过头，挽起我的胳膊。

「走吧。」

他颇具孩子气地对我眨了眨眼。

进门的下一个瞬间，我就看到了坐在桌前的江言，和他身边贴得很近的罗娇。

我有三年的时间没见过罗娇了。

此刻对上她隐含敌意的目光，过往无数的记忆片段一起涌上心头，忽然生出某种荒谬的错乱感。

「唐敏！」

一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姑娘很热情地迎上来。

把她的脸和朋友圈里的自拍对应起来，我很快认出，这个人是宁薇。

「哇，唐敏，你真的变了好多！」她目光从我脸上扫过去，落在林深身上，眼中忽然多了几分兴味，「这位是……」

「我是唐敏的朋友林深。」

林深微微一笑，伸出手去：「你也可以把我当作唐敏的追求者。」

他说这句话时微微抬高了嗓音，房间里安静了一瞬，随即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向这边投了过来。

其中最刺眼的，就是江言沉暗的眼神。

以前我最害怕面对这样的目光。

高三时，我因为走神答错一道题，被心情欠佳的数学老师指着鼻子骂了五分钟，周围人或同情或嘲笑的目光让我如坐针毡。

江言就是这个时候站出来的。

他懒洋洋地站起身，旁若无人地走到教室门口，才在老师不敢置信的目光中回头：「忘了说了——老师，我去趟厕所啊。」

现在，我已经与高中时的怯懦自卑截然不同。

回过神时，那双熟悉的眼睛已经近在咫尺。

林深往前跨了半步，稍微把我往后拽了拽，率先向江言伸出了手。

江言无视了他，只是看着我，嗓音沙哑：「唐敏，你就非要这样躲着我吗？」

我抿了抿嘴唇，没说话。

眼见气氛不对，宁薇很敏锐地挤过来，笑着岔开话题，把我们带到桌前坐下。

推杯换盏的热闹气氛里，我和林深应答如流，反倒是坐在斜对面的江言罕见地沉默着，目光几乎一刻未移地定在我身上。

罗娇坐在他身边，勉强笑着把一块小羊排放进江言盘子里，他却并不领情。

她咬了咬嘴唇，忽然看向我，笑弯了眼睛：「唐敏姐，好几年不见，你变了好多呀。」

酒杯在唇边停住，我抬眼看她：「你倒是没怎么变。」

「是吗？江言一直说我比三年前成长了不少，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。」

她笑着挽起江言的胳膊，顺势把脸靠在他肩上，「听说我不在的这两年，唐敏姐一直把江言照顾得很好。多谢啦，等过几个月我和江言订婚的时候，唐敏姐一定要来啊！」

我说她没变，是真没说错。

不等我开口，坐在我身边的林深转着手里的茶杯，忽然感叹出声：「好茶啊，好茶。」

罗娇的表情一下僵在脸上。

江言看了我一眼，默默地把胳膊从她怀里抽出来，低声道：「我没有……订婚的打算。」

罗娇表情极度难看，眼神像锋锐的刀刃一样朝我刺过来。

我坦然又平静地和她对视了片刻，反倒是她先移开了目光。

酒过三巡，宁薇和剩下几个同学开始追忆过去。

他们讲到高三那年的秋季运动会时，我倏然站起身，低声道：「我喝得有点多了，出去透一下气。」

然后头也不回地出了门，到走廊尽头的洗手间才停下来，对着镜子里脸色被醉意染红的自己，怔怔出神。

那年运动会上，我照例报名了 3000 米长跑，但是生理期提前了。

原本想请假，可自卑与莫名的羞耻，让我无论如何都没法把理由说出口，只能白着一张脸上了跑道。

3000 米跑完，我整个人都被冷汗浸透，跪在跑道终点，颤抖着站不起来。

是江言第一个发现了我的异样。

没有偶像剧里的公主抱。

他只是又叫来一个男生，两个人一起把我扶进校医室，看着我挂上水之后，又很快离开了。

然而，没过多久，我还在输葡萄糖的时候，他又折了回来。

那时正值傍晚，外面艺术节的音乐声响起，绚烂的灯光晃动，不时从窗户的缝隙钻进来一线。

他就那样站在病床前，唇边挂着一如既往慵懒又随性的笑。

我小声问他：「你怎么不去看节目？」

「年年都是那几样，有什么可看的？」江言拉过椅子坐下，又抬头看了一眼吊瓶，「正好怕你一个人无聊，来陪陪你啊。」

那一瞬间，我险些真的以为他是来陪我的。

直到江言从兜里拿出手机，打开了游戏，然后冲我眨眨眼睛：
「嘘，不要告诉别人——」

心里期待的肥皂泡顿时湮灭，可心动的种子，还是悄无声息地种了下去。

我拧开水龙头，掬了一捧冰凉的水流泼在脸上，酒意终于渐渐散去。

出了门，一道熟悉的人影站在窗边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

是江言。

我扯扯唇角，转头要走，他却一步跨过来，伸手拦住了我。

「唐敏，你至少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。」他像是怕我又打断他那样，很快接着说了下去，「那天晚上，我正要取消订位，罗娇忽然打来电话，说有急事找我谈，需要一个私密的地方。周围的餐厅都满了，我不想和她去她家或者酒店，鬼使神差就去了你订的包间……我发誓，什么都没发生。」

「江言，你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？既然你们都要订婚了，好好和她在一起不就行了？」

「我没有要和她订婚！」江言猛地伸出手拦住我，把我困在他两臂之间，「唐敏，是她主动去找了我爸谈合作。后来我发现，三年前我家险些破产那件事，可能和她有关，所以将计就计——」

他眼里的急切不加掩饰，我奇异地发现，自己的心情竟然毫无波动。

「江言。」我慢慢开口，一字一句，格外清晰，「就算那天晚上是误会，那过去的那么多年，也是误会吗？」

江言的眼睫剧烈地颤抖了一下。

「当初，你反复拿我刺激罗娇，让她吃醋，再主动来跟你求和；你跟我在一起三年，始终不提结婚的事，难道不是因为等在等罗娇吗？」

说到这里，心头忽然涌上一股浓重的倦意，还夹杂着零星的难过。

最后看了一眼说不出话来的江言，我用力推开他的胳膊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林深正在电梯口等我。

我走到他身边，轻声道：「学长，我们回去吧。」

8

回家后，宁薇才告诉我，这次所谓的同学聚会，其实是江言在背后组织的。

「他说他和你之间有误会，你不愿意单独见他，所以想借这个机会把事情解释清楚……」

宁薇的声音里满是歉意。

我怔了怔，才说：「没关系。」

至于江言为什么想跟我解释清楚，却还是把罗娇带来了聚会，也已经不重要了。

因为在他跟我解释那天晚上只是误会的时候，我忽然意识到，我并不是单单因为那件事跟他分手。

我只是在等待他回家的一整夜里，把过去从高中到现在的时光拿出来，一点一点反复思量，才发现我对他的喜欢，一直在漫长无结果的等待中消减，到听说罗娇一直没结婚的那一刻消失殆尽。

旁人眼里，我是单恋江言许久，毫无尊严的舔狗。

但我知道，我一直在等，等一个终于能放弃他的机会。

那一次从迪士尼回去后，江言和分手了两个月的罗娇重归于好。

他的朋友圈里发了张合照，是两个人在迪士尼城堡前的自拍合影，文案是：「兜兜转转，还是相爱的人最合拍。」

其实这张照片里还有我，只不过在角落里，还被一个可爱的小狗贴纸打了码。

我盯着这条朋友圈发了半个小时的呆，然后从头像点进去，把江言的动态全部屏蔽。

后来，我把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，参加竞赛、拿奖学金，尽可能把每一天都安排得异常忙碌。

但只有自己清楚，每天深夜，我是如何在睡着后反复梦到江言。

梦到高中时的自习课，我在埋头认真刷题，而他在我旁边，趴在桌子上懒懒地睡着。

等年级主任来巡逻时，我拿笔头戳一戳他的胳膊，江言就会迅速坐起来，抓起笔，装模作样地在草稿纸上涂涂画画。

那时候我问过他：「一戳就醒，你到底有没有睡啊？」

江言看了一眼门口，发现年级主任已经离开，又懒洋洋地趴了下去：「睡了，但没完全睡着。」

「你就不能自己写一次作业吗？」

「不能。反正不写我也考得过你啊。」他重新闭上眼睛，长长的睫毛覆盖下来，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，「睡啦，老师来了再叫我。」

从梦中醒来的时候，天色微亮。

我在室友平稳悠长的呼吸声中轻轻爬下床，从书架上取下一个精致的软皮本子。

毕业前夕，班里流行起写这样的留言册。

我在学校的小超市里买了这个本子，先拿给好几个女生写过后，才敢装作不经意地递到江言面前。

他打完一局游戏，才懒懒散散地给我写了八个字：前程似锦，友谊长存。

我就是靠着记忆里这样零落的片段，在整个大学时代，执着地单向喜欢了江言四年。

他和罗娇的性格太过相似，每次闹分手，罗娇故意找男生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江言也会联系我：「同桌，要不要一起去看个电影？」

然后在他晒出电影票根没两天后，两人再重归于好。

江言也就不再联系我。

偶尔我也会有一瞬间清醒，发觉自己已经在努力中逐渐变得优秀，学会了化妆，有了不错的实习公司和出色的 GPA，却始终放不下对于江言的喜欢。

或者说，从那个时候起，江言已经变成了我的一种执念。

执着于喜欢他的我，和剩余的我，是完全割裂的两部分，却又矛盾地糅合在一起。

终于和江言恋爱后，我欣喜若狂，万事都顺着他来。

毕业后我非常想学跳舞，甚至在做了充分的课后挑好了合适的舞蹈班，可江言却不许我去。

他环着我的腰，把脸埋在我肩上，用近乎撒娇的口吻说：

「不要去，好不好？小敏，你本来加班就严重，我只想一回家就和你待在一起。」

我答应了。

那天从同学聚会回来后不久，我就去两年前看好的那家舞蹈班报了名，然后在每一个不加班的晚上，练到大汗淋漓才回家。

只要下班后有空，林深就会顺路送我过去，再一起吃个饭。

起先我还有些不习惯，直到他状似无奈地说：「好歹你也得给我个追求你的机会，好不好？」

我似乎，慢慢习惯了他的接送。

那天晚上，我练完软开，站在空荡荡的舞蹈教室里，注视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忽然发现身上越来越明显的变化——不只是跳舞带来的外貌变化，而是整个人。

不知道从哪一天起，曾经的卑微和胆怯已经从身上剥落，被我远远地抛在身后。

青春期肥胖给我带来了之后长达十多年的不自信。

好不容易靠着一个暑假的长跑瘦下来之后，整个高中时代，我都没再喝过一口含糖的饮料。

像我这样的人，必须珍视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一切，才能逐渐赶上别人的起跑线。

出去的时候，林深已经坐在门口的长椅上等我了。

我一边穿外套，一边侧过头和林深商量着等下吃什么，却在瞥见电动扶梯前的江言时，忽然顿住脚步。

他也看到了我。目光扫过来，落在我身边的林深身上，脸色一点一点变得苍白。

9

吃过晚饭，林深照旧开车送我回家。

车停在小区门口的时候，他没有像以前一样嘱咐我回家早点休息，反而跟着我一起下了车。

路灯昏黄的光照在他好看的脸上，勾勒出深深浅浅的阴影。

被他深沉的眼神注视着，原本客套的话，忽然就说出口了。

「唐敏。」林深认真地说，「你还喜欢他吗？」

「……不。」

「那你喜欢我吗？」

我答不出话来。

「好，没有出现厌恶的眼神，至少代表是有一定好感的。」他没有因为我的迟疑生气，反而微微勾起唇角，「这是我第二次跟你表白了，虽然还是没结果，不过我觉得，也许第三次的时候，你就会答应我。」

我没忍住道：「其实学长……你的条件，各方面都很优越，完全没必要把精力浪费在我身上。而且说实话，从一开始，我就不知道你是怎么喜欢上我的。」

「因为那段时间我去图书馆查一个项目的相关资料，每次都能碰见你在四楼固定的一个位置上，不是在写代码，就是在看书。」

我不理解。

「可是图书馆里，比我刻苦的人也不少啊？」

「但只有你和我是一样的人。」林深轻声说，「因为我们的起点比一般人低，所以必须要付出更多的努力，才能追赶甚至超过他们。为了这个结果，我会在过程中全力以赴。」

「你也是一样。」

在我的沉默中，他温柔地笑了一下，拍拍我的脑袋：

「好了，别那么大压力，你可以继续像以前那样和我相处，用我们俩都舒服的方式。我走了，你今晚软开很累，早点休息。」

然而我没能早点休息。

因为回家后，我刚洗完澡吹干头发，就接到了江言的电话。

他大概是在酒吧，身边人声嘈杂，他自己也喝得醉醺醺的，话都说不清楚，只是对着手机一遍又一遍地叫：「小敏。」

「小敏，你喜欢了我那么久，你不能不要我。」

我正要狠心挂断，电话却被另一个人接了过去：「这位先生喝醉了，我们劝不走他，能不能麻烦您过来接一下人呢？」

半个小时后，我打车到了那家酒吧门口，推门进去，一眼就看到了角落里的江言。

我走过去，在他对面坐下，静静地看着他。

江言抬起醉得一片朦胧的眼睛望向我，语气里多了点零星的委屈：「小敏……」

不知怎么的，我忽然想起五年前的夏天。

那个暑假，我和江言都没有回家。

不同的是我在暑期实习，而他因为和罗娇分手，一个人跑到酒吧喝到半醉，又给我打电话。

那是我第一次跟他发脾气，把醉醺醺的江言骂了一顿，然后艰难地半扶半抱着他到寝室楼下，等江言的室友接到他后，才扫了辆共享单车往回骑。

等我回到学校寝室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三点。

一直到第二天傍晚，彻底醒酒的江言才打来电话，关心了一下我昨晚半夜独行的安危。

再后来我才想明白，倘若是罗娇，他一定舍不得她大半夜来接自己，然后又一个人冒着危险骑车回去的。

这就是喜欢和不喜欢的区别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：「江言，你已经二十五岁了，我现在也很忙，没空再像大学的时候那样追着你跑。更何况，你很清楚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。」

江言拿酒瓶的手僵在桌面上。

「你可能不记得了。当初你喝醉了，给我打电话，我送你回去的路上，你抱住我，说你喜欢我，第二天又给我打电话，说你喝醉了，认错了人。」

我轻轻笑了一下：

「当然，那时候我没有自尊，所以那股伤心的劲儿过了后，照样追着你跑。但我不可能永远没有尊严——江言，你很清楚，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你了。」

大概是这话太狠，江言像是被钉死在原地，连呼吸都迟滞了。

我先一步站起身来：「走吧。你开车来的吗？我送你回家。」

往门口走的时候，我听到江言在我身后说：「小敏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给我一个弥补你的机会好不好？」

我步履一顿，而后摇了摇头。

「晚了。」

10

第二周，我专门用了一天调休的时间，一个人去了趟迪士尼。

现在我的薪水，已经足够轻松支付当初买不起的VIP门票，和任何一样周边。

我在商店里买了个星黛露的发箍戴上，对着镜子打量，毛茸茸的兔耳朵下面，是一张妆容精致的脸，神情平静，眼神沉稳，显得十分格格不入。

但我还是顶着那个发箍出去了，肩上还挎着一个雪莉玫的大包。

我坐了旋转木马，创极速光轮，最后举着一支米奇甜筒，排在最前面看花车游行。

曾经这些对我来说难能可贵，必须要万分珍惜的东西，如今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。

我从看花车的人群里挤了出去，站在路边，吃着甜筒，远远地望着。

想到了很多过去的事情，那支被我吃了很久、最后狼狈化在我手上的甜筒，跟着花车游行一路欢呼小跑的罗娇和江言，那个在焰火表演下情难自禁的吻……

队伍里站着一对情侣，看起来好像闹了不愉快，那个扎双马尾的小姑娘气得眼眶都红了，却被男生跑着买回来一支米奇甜筒瞬间哄好。

我看着他们，几乎出了神，直到冰凉的液体滴落在手上，才意识到自己哭了。

因为我在这一刻，忽然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执念是什么。

一直以来，我最想得到的，不过是江言真心实意、毫无保留的偏爱。

不是高中时的漫不经心，不是大学时的若即若离，也不是在一起那三年的将就和的不平等。

我想要他真心实意地喜欢我，最喜欢我，只喜欢我——哪怕只有一次。

但却始终没有得到。

傍晚，我一个人在广场看完了大半场焰火表演，在转身准备离开时接到了林深的电话。

「唐敏，你在哪儿？」

「……迪士尼。」

话一出口，我才发现自己的声音里带了点微弱的沙哑，是哭过后留下的痕迹。

电话那头，林深的声音顿了顿，然后道：「晚上要不要一起喝一杯？」

我答应了他。

林深开车过来，然后和我一起去了最近的一家酒吧。

舞台上爵士乐队在演出，慵懒的音乐声里，我和林深一起喝了好几杯，连视线都微微朦胧起来。

酒后不开车，我们干脆住在了附近的酒店。

林深站在前台，温声道：「两间大床房——」

我忽然出声打断了他：「一间。」

然后在林深惊讶的眼神里，又重复了一遍：「一间大床房。」

成年人的世界里，一个眼神就有足够心照不宣的默契。

我洗澡的时候林深出去了一趟，我也很清楚他是去买什么的。

三分醉意把气氛烘托得刚刚好，我挎着浴袍靠在沙发背上，勾着林深的脖子，懒洋洋地吻了上去。

林深回应得很温柔，落在我肩膀的手也在循序渐进地往下。

只是，他温热的指尖停在我腰间的时候，我忽然叫了停：

「……等等。」

他立刻松开了我。

「……还是算了吧。」

我扶着额头，用力晃了晃脑袋：

「学长，你很好，我不想把你当成逃离与江言漫长过去的工具人，这对你不公平。」

醉意微微散去了一些，我在渐渐清醒的神思里清楚地意识到，哪怕经历了和江言那样卑微无结果的七年，我还是对纯粹的爱情抱有期待。

我要的，始终是毫无保留的爱。

林深很好，继续相处下去，我也很可能喜欢上他，投入我全部的真心。

但那一定不是现在。

我拢好浴袍，让纷乱的呼吸平静下来，然后站起身：

「不好意思，学长，我再去楼下开一间房。」

他按着我的肩膀，让我重新坐回去：「不用了，你就在这里睡吧，我出去。」

我眼看着林深的背影一点点走远，却又在手握住门把的那一刻停下来，微微侧过头：

「唐敏，你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。我说过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。」

「所以，我可以等。」

11

回去后，我另找了一间合适的公寓，然后从林深朋友的房子里搬了出去。

搬家后没几天，就从宁薇那里听说了罗娇结婚的消息。

「据说当初江言他家差点破产，是一个大项目出了问题，后面就有罗娇家里人捣的鬼。江言和她周旋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证据。罗娇之所以这么仓促地结婚，也是商业联姻，为了保住她家的企业……」

说到最后，宁薇很有几分感慨的样子。

我笑了一下，跟着她一起感叹了几句，然后挂了电话。

再后来，我接到江言的电话，说我有东西落在了他家，让我有空过去一趟，取一下。

时隔半年，又一次站在这间生活了三年的房子里，我才发现房间里的陈设分毫未动。

可惜心里已经生出一种陌生感。

江言站在我面前，没有把我落下的东西给我，反而说：「你瘦了。」

「……哦，最近一直在练跳舞，运动量比较大。」

我微怔了一下，回答完又问他：「我的东西呢？」

江言转身，去卧室取了个本子过来，递到我手里。

那本子的封面对我来说异常陌生，我完全不记得自己买过这样一个东西，只能向江言投以疑问的目光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轻声道：「你翻开看看。」

我翻开那个本子，然后愣在原地。

泛黄的纸页上，画着一个穿校服、扎高马尾的女孩。她在跑道上拼尽全力地奔跑，身后是足球场的绿茵，还有天边缓缓沉落的夕阳。

过往的记忆破风而来。

我突然记起来，当初运动会前，我在操场练习 3000 米长跑的时候，江言就坐在场边，在本子上画着些什么。

但那个本子，他之前从来没给我看过。

心尖涌上一股酸涩的感觉，我抬眼看向江言，听到他带着痛意的声音：

「其实大二暑假那次，我虽然喝醉了，但没有失去意识。我说喜欢你是真的，说认错人了才是骗你的。小敏，我已经去做了好几个疗程的治疗，现在手也不会冷了，还学会了做饭……」

他越说声音越小，直到看到我平静的神情时陡然顿住。

「但你还是不会回来了，对不对？」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假如半年前他把这幅画拿给我，我可能真的又会回到他身边也说不定。

可是离开他的这半年，我已经明白了。

我的人生一向无趣，家庭贫困，长相平平，人也不够聪明。

对从前平凡又自卑的我来说，肆意妄为又出挑的江言出现在我十六岁那年，几乎不需要费力，就可以轻松得到我想要的一切。

那时候，我无比羡慕他，拼命想成为他。

到了后来，他不仅仅只是我喜欢的人，更是我心底最想变成的那种光彩夺目的人。

所以我追在他身后整整七年，哪怕把自己的自尊粉碎，也想要和他并肩。

但还好，我不只是追着他，也同时在自己的路上加速狂奔，一刻也不敢停歇。

在追逐江言的过程，我丢弃了自尊，舍弃了骄傲，唯一没有放弃的，就是我的前程。

而现在，它也终于给了我回报，让我成为了十六岁的唐敏最想成为的存在，自信，从容，大方得体。

这种蜕变给了我充足的底气，以至于曾经爱入骨髓的江言，都变得不重要了起来。

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，也有足够的信心，去迎接下一场专心致志的、平等的恋爱。

——无论这个人会是谁。

我把本子还给江言：「还是你留着吧，这东西我已经不需要了。」

江言垂下眼睛：「我还有重新追求你的机会吗？」

「江言，执着于过去没有意义。」我拍拍他的肩膀，「如果你真的喜欢我，过去七年，你有无数个机会可以告诉我，但你一直没有。现在这么不依不饶，无非是不甘心而已。」

「不是……」

江言看起来非常想反驳，却被我抬手打断。

「我先走了，等下还有舞蹈课。」

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江言家。

江言没有再拦我，只是出了电梯后，我收到一条他发来的微信：「至少不要删掉我。」

我盯着这条消息笑了一下，然后重新把手机揣进口袋里。

打车去上舞蹈课的路上，司机在听电台。

一个声音温柔的女主持人在说话：「如果你有机会见到十八岁那年的自己，会对她说些什么呢？」

我盯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，有些晃神。

我会说些什么呢？

大概会告诉十八岁的唐敏——

与其追逐光芒，不如让自己成为星星。

（完）